



WAI GUO  
ZUO JIA  
LUN XIE ZUO

外国作家

谈写作



I 05/21

DZ47/15

# 目 录

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创作  
..... [英] 拜伦 (1)

《伊斯兰的起义》原序  
..... [英] 雪莱 (2)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原序  
..... [英] 雪莱 (17)

谈诗剧《钦契》的创作  
..... [英] 雪莱 (23)

谈《苔丝》的创作  
..... [英] 哈代 (27)

小说家的技巧  
..... [英] 伊·鲍温 (28)

谈《伪君子》的创作  
..... [法] 莫里哀 (64)

谈《红与黑》的创作  
..... [法] 司汤达 (67)

前言  
..... [法] 巴尔扎克 (88)



823052

- 《人间喜剧》的创作  
..... [法] 巴尔扎克 (89)
- 致《星期报》编辑意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书  
..... [法] 巴尔扎克 (91)
- 《短曲与民谣集》序  
..... [法] 雨果 (102)
- 《玛丽·都铎》序  
..... [法] 雨果 (108)
- 论美丑对照与艺术真实——《克伦威尔》序(片断)  
..... [法] 雨果 (112)
- 《海上劳工》序  
..... [法] 雨果 (127)
- 谈小说创作  
..... [法] 莫泊桑 (128)
- 讲故事与小说创作  
..... [法] 莫泊桑 (139)
- 谈《漂亮的朋友》的创作  
..... [法] 莫泊桑 (141)
- 谈《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  
..... [法] 罗曼罗兰 (144)
- 谈戏剧创作(节录)  
..... [德] 约·埃·史雷格尔 (148)
- 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  
..... [德] 歌德 (160)

- 谈《浮士德》的创作  
.....〔德〕歌德（161）
- 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录  
.....〔德〕约翰·爱克曼（164）
- 谈《强盗》的创作  
.....〔德〕席勒（188）
- 谈《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创作  
.....〔德〕海涅（190）
- 谈《神曲》的创作  
.....〔意大利〕但丁（192）
- 谈《唐·吉珂德》的创作  
.....〔西班牙〕塞万提斯（194）
- 编写喜剧的新艺术（节录）  
.....〔西班牙〕洛贝·台·维加（196）
- 谈《奥勃洛摩夫》的创作  
.....〔俄〕冈察洛夫（201）
- 谈《父与子》的写作过程  
.....〔俄〕屠格涅夫（205）
- 《谈前夜》的创作  
.....〔俄〕屠格涅夫（210）
- 谈艺术创作的目的与特点（节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214）
- 谈《战争与和平》的创作  
.....〔俄〕列夫·托尔斯泰（218）

- 谈《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俄〕列夫·托尔斯泰（224）
- 谈《复活》的创作  
.....〔俄〕列夫·托尔斯泰（226）
- 文学杂谈（节录）  
.....〔俄〕安·巴·契诃夫（229）
-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节录）  
.....〔苏〕高尔基（254）
- 《铁流》的创作经过（节录）  
.....〔苏〕绥拉菲摩维支（277）
- 我怎样写作《士敏土》  
.....〔苏〕革拉特珂夫（287）
- 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  
.....〔苏〕阿·托尔斯泰（300）
- 论创作——结构问题  
.....〔苏〕富曼诺夫（312）
- 怎样做诗  
.....〔苏〕马雅可夫斯基（317）
- 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  
.....〔苏〕法捷耶夫（335）
- 怎样写歌  
.....〔苏〕伊萨柯夫斯基（353）
- 小说写作法——写小说的方法  
.....〔日〕小林多喜儿（359）

## 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创作

〔英〕拜 伦

为了让这作品多少有些连贯性，于是得放进了一个虚构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描写又并不求其完整。……也许会使人怀疑我在影射某一个真人。因此，我要在这里干脆地否认这末一回事；哈洛尔德只是我幻想的产儿……加上“恰尔德”〔贵族子弟称号，类似“公子”〕这一称呼……是为了适应我所采用的旧式诗体。〔此诗采用“斯宾塞(1552—1599)诗节”〕第一章开头部分的“晚安歌”则是受了司各特所编的“边区行吟诗人”中的“马克斯威尔勋爵的晚安歌”的启发而写成的。

选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两章序言(1812)

※ ※ ※

我还是让恰尔德·哈洛尔德活着，照他的样子活着，如果描绘一个温文的人物，那是更容易讨好的，而且也一定更方便。要粉饰他的缺点，使他多行动，少说话，那很容易，但这个人物根本不是为了做模范而创造的，……如果这诗再继续写下去，也许在诗篇结束前会把这个性格刻划得更深刻些；因为我曾计划把他描绘成一个近代的泰蒙〔莎剧《雅典人泰蒙》的主人公〕……

选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序言的补充(1813)第5页

## 《伊斯兰的起义》原序

〔英〕雪莱著 王科一译

现在我奉献于世人的这个诗篇，仅仅是一种尝试，我简直不敢指望获得什么成功；即使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做不好这个尝试，亦不足引为羞辱。这篇诗是对于公众思想气质的一种试验——试验那些开明而有教养的人渴望改善社会道德和政治风气的心情，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胜过那曾经摇撼我们时代的风暴。①我设法运用了音律和谐的语言，联翩的飘逸幻想，人类情操的种种急骤而微妙的变化，运用了构成一个诗篇的一切要素，借以宣扬宽宏博大的道德，并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这些，决不是暴力、曲解或偏见所能使其绝迹于人间的。

为此，我采用的这个故事，既以极大的普遍性方面着眼于人类情操的阐述，又复缀以种种感人的、富有浪漫气息的事件，鄙弃一切虚伪的谰言和陋规，引起每个心灵的共鸣。我并未企图用一套完整的论据去推行我的主张，以代替人类现行的主张。我只是要唤醒人们的情感，从而使读者明了真正的德行之美，并激励他们从事探讨——我就是通过这种探讨而树立了我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我对于人世间某些极其辉

煌的智力的信仰。因此这首诗是叙事式的，而不是说教式的（第一歌例外，完全是序论性质）。诗中一系列的画展展开了：热中于美德并致力于人类爱的那样一颗心灵的成长和进展过程；它怎样促使想象、颖悟、感觉等方面极其莽撞而异乎寻常的冲动获得陶冶与净化；它对于“光天化日下人压迫人的一切现象”的忍无可忍；它想要唤醒群众的希望、启发人类和促使人类进步的意愿；实施这种意愿的迅速效果；一个庞大的民族怎样从奴役和屈辱中觉醒过来，并真正理解了道德的尊严和自由；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压迫者；揭露那些欺骗人民走上听天由命之道的宗教骗子；成功的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宁静气度；真正的博爱所具有的宽容和仁让，雇佣士兵的卑劣和野蛮；不以惩罚和憎恨、而以仁爱和怜悯对待罪恶；暴君的背信弃义；全世界统治者的联盟②；被废黜的王朝勾结异国军队进行复辟；爱国者的惨遭屠杀和扑灭；既存政权的得胜；专制法统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内战、饥馑、瘟疫、迷信，家庭情感的完全破灭；鼓吹自由者被错判死刑；压迫者的得意一时及其最后必然崩溃的确切不移的预兆；无知和谬误的短暂，天才和美德的永恒。这就是构成我这个诗篇的一系列画面的轮廓。如果我在这个故事中着意渲染的这些高尚情操，并不能引起读者的普遍激动，对美德的热烈渴望，不能给他们引起一种与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深沉而强烈的向往之心，那也不要把这种失败归咎于这些崇高而激动人心的主题，认为它不足以引起人类的共鸣。既然诗人的灵感及其成果是由于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的种种栩栩欲生的形象和感觉而构成的，那么，诗人的职责就在于：把他自己从这些形象和感觉中所得到的愉快和热诚传达于他人。



法国革命时期中过分走极端的做法③，曾一度引起象猖獗的瘟疫一样的恐慌，各阶级无不受其侵袭。这种恐慌后来才逐步趋于稳定。一个受了几世纪欺骗和奴役的民族，一旦他们的镣铐获得了部份的解脱，是不能象自由人那样以智慧和静穆而自持的，但人们再也不会因此就认为，人类今后应当世代承受这笔无知和苦难的遗产。他们当年的行为，除了粗暴和轻率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特点，就是一个历史事实：自由固然可以因此而充分推行，虚妄亦因此而缺陷毕露。人类事件中本来就具有一种急流涌退的状态④，它往往会在暴风雨之后，把人类破碎的希望载入一个安全的港口。在我看来，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熬过了一个失望的时代。

法国革命可以看作文明人的一种普遍情绪的表现，其所以造成这种情绪，乃是由于当时社会的知识水平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制度的改革或逐步废除问题。这种情绪造成了种种重大的危机，1788年可以看作危机肇始的年头⑤。这事件引起了每个人的共鸣。那些最宽宏、最厚道的人，也正是那些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共鸣的人。可是那种尽善尽美的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那一次革命在各方面都是无往而不利，那么，暴政和迷信就不值得我们切齿痛恨了，不妨拿一个俘虏作比喻：如果镣铐的毒锈还没有侵蚀到他的灵魂，那么，他只消用手指轻轻拨动一下，就可以打开这副镣铐。那一次由于许多鼓动家的粗暴和暴政的一再复辟所引起的剧变是可怕的；其影响所及，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可谓无远弗届。在那富则穷奢极侈、穷则难免饿毙的社会里，被灾难压得呻吟不已的人怎么会听取理性的呼吁呢？昨天还是一个横遭践踏的奴隶，今天就可能一下子变得心胸开阔、忍让为

怀、独立不羁吗？要获致这种成果，有待于世世代代的德智兼备之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始终不渝的希望，饱经磨难而始终保持其信心的那种勇气，经过有系统的努力，来开创社会风气。这是经验所提供的教训。但是，在法兰西争取自由的进程中，希望一经遭到挫折，迫不及待的求善心情却忽略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致这种心情本身也是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一度趋于湮灭。于是许多极其热诚、极其好心、崇尚公众利益的人们，片面地看了一下他们所叹息的某些事件，便以为他们的满怀希望已遭到悲惨的破灭，因此造成他们精神上的破产。于是意气消沉和厌世心理便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了沮丧中的安慰，而这种沮丧也唯有在不知不觉地夸大其本身失望的过程中获致解脱。影响所及，使得一代文学也受到作家们失望情绪的沾染。形而上学⑥也好，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的探讨也好，简直无异于徒劳无益地企图复活某些已经被推翻的迷信，甚至沦为马尔萨斯之流⑦的诡辩，其用意无非是为了保证人类的压迫者千秋万世的跋扈飞扬。我们的小说和诗歌中也同样笼罩着这种富有传染性的、意气消沉的阴影。可是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浑浑噩噩中觉醒过来。我似乎觉察到一种缓慢的、逐步的无声的变化。出于这种信念的支使，我写了这个诗篇。

我不敢妄图与我们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们比高下。可是我也不愿意追随任何前人的足迹。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模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也决不赞成仅仅在文字上别出心裁，致使读者忽略我可能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线索，却一味折磨他们去根据文学批评的原则探索我的

技巧。我只是把我的思想用极其明朗而适当的语言表现出来而已。一个熟悉自然、熟悉人类最杰出的著作的人，在语言的取舍方面，是难得不根据直觉办事的，其实直觉本身就是熟悉了这种情况而产生的。

诗人应该受到一种特定的教育，否则他的天才和灵敏的感受力就不能发挥尽致。诚然，脑力迟钝、观察力不灵敏的人，不可能单凭教育就享有诗人的称号；脑力并不迟钝、观察力也并不失之灵敏，但是辞难达意、或是辞不达意的人，也不能单凭教育而享有诗人的称号。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后面两种人之中的某一种人，我不得而知。我希望比上述情况略胜一筹。我凑巧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这倒是有利于我这样一种抱负的。我从童年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寂静的森林。我与“危险”结成了游伴，看它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嬉戏。我曾踏过冰封的阿尔卑斯山，曾在白朗峰之麓居住<sup>①</sup>。我曾在遥远的原野里漂泊。我曾泛舟于波澜壮阔的江上，日以继夜地驶过山间的急湍，看日出、日落，看满天繁星闪现。我见过不少人烟稠密的城市，处处看到群众的情操如何昂扬，磅礴，低沉，递变。我见过暴政和战争的明目张胆、暴戾恣睢的场景；多少城市和乡村变成了零零落落的断壁废墟，赤身裸体的居民们在荒凉的门前坐以待毙。我曾与当前的不少天才人物交谈。古希腊、罗马的诗歌，现代意大利诗歌，以及我们本国的诗歌，一如外在的自然风光，对于我始终是一种热爱，一种享受。我就是从这些泉源中吸取了我的诗歌形象的养料。我曾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诗歌；我曾经读过我所能理会的诗人、历史家和形而上学者<sup>②</sup>的著作，把壮丽的大地风光看作诗人应当加以体现、加以融

汇贯通的各种自然元素的共同泉源。然而，我所提及的这些经验和感受本身，并不能使人成为诗人，而只是他们具备了作为诗人的听众的条件。至于诗歌的一个更重要的特点（也即将我自己胸中的感受引起别人共鸣的那种能力），我究竟掌握了多少，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得而知；这还得看我这首诗在读者中间产生的效果如何，我衷心盼望着读者的见教。

上面说过，我避免摹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帕里克尔斯时代的悲剧诗人⑩是如此，意大利的古学复兴者⑪亦复如此；乃至宗教改革以来出现于我国的那些伟大的才智之士，译《圣经》⑫的许多翻译家，莎士比亚，斯宾塞，伊丽莎白王朝的许多戏剧家⑬，培根爵士⑭以及嗣后一段时期里的冷峻的理性论者⑮，——所有这些人，都各因其类，有其相同之处，亦有其相异之处。由此看来，福尔德⑯不能被看做莎士比亚的摹仿者，一如莎士比亚不能被看做福尔德的摹仿者。这两个人之间，除了受到同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共同影响之外，恐怕就谈不上有什么别的共同之处了。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里，无论是极其卑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我之所以采用了斯宾塞诗节（一种美不可言的诗节），并不是我认为它比之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素体诗更值得作为诗歌声律的楷模，而是因为素体诗或则成功，或则失败，没有藏拙的余地。也许一个抱负不凡的人所向往的正是这一点。

但是，一个受过音乐陶冶的心灵若能把这种韵律（按指斯宾塞诗——译者）妥加安排，使其谐和有致，则能产生雄浑绮丽的音响，我在这方面颇为醉心。然而我这个意图在若干处所完全失败了；我在这里要求读者：如果在一节诗中发现了亚历山大诗节①⑦，则把它看作我过份粗疏所造成的讹谬。

但是，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或是在任何别的问题上，我都是毫无顾忌地信笔写来。说起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作家们丝毫不介意作品的永久性问题，只是斤斤较量于眼前的褒贬。写作起来总是要顾虑别人的评论。文艺批评原是产生于缺乏诗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间歇时期。诗歌，跟那种一味着眼于调节和限制诗歌之功能的艺术①⑧，二者是不能并存的。郎吉那斯①⑨不可能是荷马的同时代人，布瓦楼②⑩也不可能是贺拉斯的同时代人。何况时下这类批评根本就提不出它自己的见解：它和真正的科学决不相同，往往不是走在人类舆论的前头，而是走在人类舆论的后头，甚而以卑劣的奉承手法，收买我们的某些最伟大的诗人②⑪，让他们自己的想象力戴上莫须有的桎梏，当上了扼杀天才的同谋犯而不自觉——每天都在扼杀那些或是抱负比他们小、或是时运比他们差的天才。因此，我力求依照我想象中的荷马、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写作方法去写作，完全不去理会那种匿名的责难。我深信，恶意中伤和颠倒黑白唯有引起我怜悯，决不会扰乱我平静的心境。我自会理解那些不敢吱声的、狡诈的敌人们意味深长的沉默。我将会竭力从侮蔑、漫骂和诅咒中去撷取责难者们对我的训诫，也许这些训诫有助于改正他们在我这第一篇诉诸公众的、严肃的呼吁②⑫中所发现的不足之处。如果某些批评家的眼力的敏锐能够媲美其心肠的恶毒，那么，他

们的刻毒的笔墨将会使人获得多大的教益啊！其实，我怕我是够心术不良的了，竟把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诡计和无补于事的谩骂，拿来打趣一通。倘若公众认为我这篇作品一文不值，我一定会在当年密尔顿获得不朽声誉的文坛面前低头认输<sup>②3</sup>；而且，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还要从这次失败中吸取力量，再接再厉，重新从事一件也许不会再是一文不值的思想工作<sup>②4</sup>。我不能设想，卢克莱修<sup>②5</sup>当年构思他那个诗篇时（诗中所宣示的主张，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基础，诗中感人的雄辩成了人类的奇迹），他会一边写、一边顾虑着当时那些下流的、迷信的罗马贵族所雇用的诡辩家要对他的作品进行非难。当希腊成了俘虏<sup>②6</sup>、亚细亚成了罗马共和国的附庸<sup>②7</sup>，濒于奴役和毁灭的边缘——正是在那样一个时期里，一大群叙里亚俘虏——那荒唐的阿斯他录<sup>②8</sup>的盲目信徒，以及苏格拉底和芝诺<sup>②9</sup>的一批不肖的继承者，冒用了自由人的名义，助长着权贵的恶癖和虚荣，借此苟且偷生。这些坏蛋，善于以一套肤浅的、似是而非的诡辩，为那种鄙视美德（这种美德乃是奴隶们的血肉的一部分）、妄信预兆的主张进行辩护——其实这种妄信预兆，乃是一种致人类想象力于死地的、偷天换日的做法，它起源于东方被奴役的社会，然后使西方诸国皆被卷入漩涡。难道智慧而又思想高尚的卢克莱修，竟会畏忌这种人的訾议吗？他的近代继承者——那些可以说是极其卑劣的继承者，都会不屑于以这样的条件去看待人生的。

我现在呈献在公众面前的这个诗篇，写作时间不过费了六个月工夫。在这段时间里，我以努力不懈的热诚从事于这项工作。我一面写，一面仔细而认真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

定。我本当乐于让它以完美的面目问世，据说多花些功夫修订，总可以臻于完美。可是我发觉，这种做法固然对于作品的精确性有所裨益，但同时也可能大大地耗损了从心灵涌向笔端的语言和形象方面的新颖，劲健。虽说写作只花了六个月工夫，构思过程却长达数年之久。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细心分辨，哪些是具有戏剧性特点的，用以阐明作品人物性格的思想言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言论。譬如说，人们对于上帝所抱的谬误的退化的概念，在诗中是受到谴责的，但被谴责的并不是上帝本身<sup>①</sup>。出现在我诗中的一些迷信者，他们对于神的信仰，实在是玷污了神的仁慈性格，与我自己的信仰截然不同。还有，在提倡对人类精神状态进行重大改革、以促进人类社会制度方面，我决不恭维那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隙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诗中没有报复、嫉妒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作统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诗中处处受到赞美。

---

#### 注 释，

①时代的风暴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

②全世界统治者的联盟应指1815年由俄、普、奥三国发起的“神圣同盟”。全欧洲除英国、土耳其和罗马教皇以外，都纷纷参加了。旨在以维护宗教为幌子，镇压拿破仑垮台以后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英国其所以不参加，不过是“坚持不让自己的手为任何义务所束缚”，实际上却在积极支持“神圣同盟”的反革命措施；土耳其不参加，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国王不是基督教徒；至于罗马教皇，据他自己宣称，他“不必形式上加入同盟”，因为他一向遵循“神圣同盟”的原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欧洲宪兵”——沙皇俄国，中心人物则

为奥国宰相梅特涅。

③这里所说的“法国革命时期中过分走极端的做法”，系指雅各宾专政时期而言。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它在1793年推翻了吉伦特的反革命统治，掌握了政权，针对着当时外国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外交、军事、教育、经济、保安等在内的革命性措施，实行了革命民主专政，打退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尤其是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余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这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体系。但是，这场革命，同其它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是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代替了封建剥削，“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一般劳动人民仍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决定它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雪莱是一向注意钻研法国革命的，在1812年1月12日致葛德文的信中，曾提及他要写一本书，名之曰《试论法国革命何以未能造福人类》（*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Benefit Mankind*），可惜未动笔。但从雪莱在这段文字里发表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论调来看，他写此诗时的见解，仍未能摆脱葛德文关于革命学说的影响，葛德文在《论政治正义》（1946年牛津第三版影印版，卷一，280页）“论革命”中曾引了赫尔维修（*Helvetius*）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自己对法国革命的见解：“当时的智力的土壤还是坚硬的，无法渗透的；也许会落下雨水，湿润一下土壤的表面，但是肥沃是无望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情况。”

④关于“急流涌退”，试比较葛德文《论政治正义》第一卷第281—282页引证赫尔维修的话：“毫无疑问，人类事务中呈现着一种起伏涨落的现象。在各种相互隶属的问题中，势必有一种风气，使得某种真理在某个时期内较之另一种真理更受欢迎，更受注意。但是从真理的实体（*the mass of truth*）考虑，则至为宏大，不能容许这些变幻。自文艺复兴至今，真理始终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进展着



……没有一步是后退的。数学，物理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都是通过有规则的进展，达到目前的成就的。”

⑥指1788年法国贵族的反叛，要求召开三级议会，继而发生骚动，高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各地人民，都纷纷起响应，与王家军队发生冲突；6月7日，格累诺布尔人民甚至从屋顶上以瓦块击王军，是为“抛瓦日”，王室被迫答应于次年5月初召开三级议会。1788年的贵族革命一般被看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⑦雪莱原注：“我应当把德鲁蒙德爵士的《若干学术问题》看作例外，这是一部十分犀利、十分有力的关于形而上学批判的著作。”按：德鲁蒙德（Sir W. Drummond）的生卒年月约为1770—1828，系英国政治家与外交家，著有若干种哲学和政治著述。《若干学术问题》（Academical Questions）出版于1805年。

⑧雪莱原注：马尔萨斯（1766—1834）在他这部著作的最近几版中，申述了道德约束（moral restraint）对于人口原理的某种支配作用，这倒可以看作公众希望复活的一种象征。他这种让步是和他的一切妨碍人类进步的推论相适应的，同时也使得《人口论》这样一篇论著恰恰是以说明《政治正义》的不可驳斥性。”按：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则按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要节制人口。所谓“道德约束”，“这就是指由于慎重考虑而延迟结婚”，“这种道德约束的自然限制作用，完全依靠财产和继承法的存在”，即“受过教育的男性选择对象时，自然要选择同样高贵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参阅《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290—296页）。葛德文也在《政治正义》卷二515—519页中探讨过人口论问题，他列举了流产、杂交、节育等种种节制人口方法的流弊以后，结论是：“改进耕作，增加土地产量。”

⑨白朗峰（Mont Blanc）：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海拔15781呎，位于法国与意大利、瑞士交界处。这里指1816年夏天诗人再度去瑞士，在日内瓦湖滨居住了三个月；雪莱的名诗《咏白朗峰》（Mo-